

· 论著 ·

基于气本体论的“五味合化”组方原理探讨

孙志其, 韩涛, 王世军

(山东中医药大学, 济南 250355)

摘要: “五味”组方的具体应用形式是“五味合化”, 文章在对其气化实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将其过程主要分为“五味合化以成药”与“五味合化以成方”两部分, 提出以“五味合化”的气化之偏性调整人体的病理性气化之偏, 使人体恢复气化平衡“中和”的状态, 这即是“五味合化”的作用机理, 并进一步彰显“成药-成方-治病”3次合化而归于“中和”的“五味合化”应用原理。

关键词: 五味; 五味合化; 组方原理

基金资助: 山东中医药大学首批科研创新优秀团队项目(No.220316), 山东省教育厅高校青创人才引进计划(No.鲁教人字〔2019〕9号-201、202),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No.ZR2021LZY014),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No.ZR2019ZD23)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 of ‘five-flavor combination’ prescription based on qi ontology

SUN Zhi-qi, HAN Tao, WANG Shi-ju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35, China)

Abstract: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form of the ‘five flavors’ group is the ‘five-flavor combin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gasification substance, the process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ive flavors can form medicine’ and ‘five flavors can form prescription’, it is proposed to adjust the pathological gasification bias of the human body with the partial nature of the ‘five-flavor combination’ gasification, and restore the ‘neutralization’ state of the gasification equilibrium, this is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the ‘five-flavor combination’. And further shows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 of ‘five-flavor combination’ of ‘medicine-prescription-cure’ three compounds were attributed to ‘neutralization’.

Key words: Five flavors; Five-flavor combination; Group principle

Funding: Innovation Team Program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220316), Shandong Provinci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Young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No.〔2019〕9-201, 202), Project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und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No.ZR2021LZY014), Major Research Plan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No.ZR2019ZD23)

“五味”是传统“性味”组方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气本体论的认知下关于五味生成的探讨, 笔者已发表《基于气本体论的五味性用阐述》一文, 提出“五味”在“中和”一气之内方能进行生化, 有“生”有“成”, 且“生”“成”之气相反^[1], 并对辛能散、酸能收、甘能缓、淡能利、苦能泄能坚、咸能软的气化实质进行分析。而在进一步对“五味”具体组方应用的研究过程中, 笔者发现其应用形式则当是“五味合化”, 且应主要分为“五味合化以成药”与“五味合化以成方”两部分。本文将基于前文的论述对“五味合化”的组方原理进行分析解读, 并进一步揭示运用“五味合化”的气化之偏以调节人体疾病之偏的“成

药-成方-治病”应用模式, 以及“成药-成方-治病”三次合化而归于“中和”的“五味合化”应用原理。

五味合化以成药

1. 广义之味与狭义之味——识药法象 “五味”乃是对于一气运行所生成的5类气化状态的表达, 其具体功用则为或散或收或缓或利或坚或软。对于“五味”相关配伍理论的论述, 无论今人还是古人都不可能狭义地认为只是针对药物入口之“味”, 而应是针对药物的综合之药性。药物入口之“味”仅是对于“味”的一种表达, 而药物之广义的“味”, 正如《中药学》教材所言: “是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2]。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应是运用五行五味理论对

药物整体信息的分析与综合,包括了色泽、性状、生长环境、时间、部位等各类要素,此各类的药物信息,通常可统称为“药象”,而以五行对其“象”进行概括,即可分归为“五行之象”,终亦泛称其为“味”。

因此,狭义之“味”常用于指代具体“味道”,而广义之“味”乃是涵盖对于药物各个层面信息(药象)属性之表达,或为单一表达,或为综合概括。

2. 药性的确定——合化成药 在气本体论的认知下,“五行”是古人对于事物的气化状态进行分析的一种归类方式,色泽、形状、环境、药用部位等不同层面的“药象”之五行属性即表达着在本层面内所蕴含的气化状态(由其象而得其气,此乃取象比类科学性的基础),各层面之气化状态的综合即是药物的综合之“味”。对于药物而言,在于用其“偏”而不用其“平”。一般而言,药物之“味”除去以其本来具有的狭义之味道进行归类外,最常见的是以其最具有特性的“药象”作为标准。因此在古籍的论述中会有一药两味或多味的情况,以及药物之“味”与药物的常见功效不完全吻合的情况。如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麻黄味苦”^[3],显然这与麻黄能够发汗散寒的功效是不吻合的,而观《本经疏证》之论述“其茎宛似脉络、骨节”“气味轻清,能彻上彻下”^[4],可知麻黄虽为苦味,然而其形状舒达、气味轻清,具有发汗散寒的功效,是故后世本草书籍中亦会记载麻黄味“辛”,如《长沙药解》言:“味苦、辛”^[5],此时之“辛”即据其舒达轻清之性而言。亦因其味苦,而同时具有“破癥坚积聚”的功效,因身兼“辛”“苦”两用,故又可以“主温疟”。

因此,在气本体的认知下,运用五行“五味”原理对药物药性认知的过程包含两步:第一步,运用“五行”之理对于药物各层次的信息(药象)进行分析而得到药物之各层次气化状态的五行属性(涵盖狭义之“味”),此即对于各层次药性的精细分析;第二步,在第一步基础上运用“五行”之理对于广义之“五味”进一步综合,即实现了对于药物药性功效的准确表达。

由此可以看出,药性本身是由广义“五味”的综合而得出,即可称为五味合化以成药。并且,通过“五味合化”而构成药性的原理可以看出,“五味合化”成药乃是中药多效性的根本原因,而其原理亦可以作为临证控制药效选择性发挥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

五味合化以成方

“五味合化”是以酸、苦、甘、辛、咸五味的气化功用为基础,指导药物之间进行性味配伍的理论,可

以说是中医理、法、方、药的纽带。然而现今对于“五味合化”机理的认识是不深入的,正如周鸿云等^[6]所言:“以往对在‘五味合化’理论指导下的复方配伍研究多集中在古籍文献和医家学术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上,详于临床观察和个案经验报道,而略于机理探讨”。因此,本文将基于对“五味”生成机理的解读以及“五味”的气化实质,对“五味合化”的基本原理进行探讨,并对苦酸、酸甘、辛酸、酸咸、苦甘、辛苦、苦咸、辛甘、咸甘、辛咸10种两两相合化合方式的具体功用进行解读。

1. “五味合化”组方之理肇始于《黄帝内经》 “五味合化”的思想发端于《黄帝内经》对于“五味”的配伍应用,在原文中虽未有“五味合化”的提法,但运用“五味”相互配合而组方的用法,已十分常见,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治以酸温,佐以苦甘”“治以甘热,佐以苦辛”等组方论述。对于“五味合化”的相关提法,直至金代成无己在对《伤寒论》方剂进行注解时提到:“酸以收之,甘以缓之,故酸甘相合,用补阴血”,方有“五味相合”提法的出现。而至明清时期,“五味”之间合化的提法已逐渐盛行,如《临证指南医案·泄泻》(卷六)载:“此胃口大伤,阴火内风劫烁津液,当以肝胃同治,用酸甘化阴方”^[7],《温病条辨》载:“复胃阴者,莫若甘寒;复酸味者,酸甘化阴也”^[8],逐渐形成了“五味合化”的说法。

2. “五味合化”的10种方法及作用机理 基于“五味”生成的实质内涵而言,“五味合化”实际上是5类气化状态的组合。随着“五味”配伍应用的逐渐广泛与不断成熟,历代医家对临证常用的“五味合化”组合进行了总结,主要有辛甘化阳、酸甘化阴、辛开苦降等,而现今医家大多详于经验的运用,忽视对于其中机理的探讨。

2.1 辛甘化阳与酸甘化阴 辛味能升,重辛则散^[1],单纯为“辛”味之散则不仅不能化阳,反能耗散人体气机,若合以“甘”味则减缓其升散之力,能升而不散,如此则变升散之力为温煦运化的作用,即辛甘化阳。如《伤寒论》言:“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证因发汗过多耗伤阳气,治之以桂枝甘草汤。其中桂枝为味“辛”温之药,温补阳气,而需配之以甘草,方能温而不散,辛甘化阳。

酸甘化阴亦是如此,酸则收,重酸则溃^[1],过酸则损伤中气而使津气下泻,不仅不能化阴,反而能损阴,若合以“甘”味则收而不泻,是以能化生阴气。

《伤寒论》中用芍药甘草汤治疗因服用桂枝汤误汗后导致的气津外散、筋脉挛急之证,即以味苦兼酸之芍药,配以甘味之甘草,酸以泻之,甘以缓之,缓解筋脉的挛急之象,同时酸甘相合,则收而不泻,即化生阴津。辛甘化阳、酸甘化阴实则属于“四味”合“甘”而用的情况,对于四味常合甘而用的机理,下文将进行统一论述。

2.2 辛开苦降 辛开苦降的机理相对明确,辛性升,苦性降,辛苦并用则可以加强气机升降之力,是故辛苦并用可以散中气不运之“痞”结。半夏泻心汤即是辛开苦降的代表方,方中干姜味辛而温乎中下,黄芩、黄连味苦清于中上,即是辛开苦降的配合,同时半夏味辛而性降,辛以散结而助升,降以止逆而助降,仅此一味即合于升降上下的病机,而“痞”亦是半夏泻心汤的主要方证。

除辛开苦降外,辛苦合化还可破结、除痹,辛味其气升散宣通,苦味其气降泄,二者俱偏于动,而气化相反,合用则辛以散之,苦以泄之,对于气血郁结、瘀滞之证恰可以对治,使结聚之气血易于开散破除,因此,诸多调理气血郁结之方常为辛苦合用,如四逆散、小柴胡汤等,诸多活血方亦常为辛苦同用,并且许多味辛而兼苦或味苦而性通的药物亦多具有活血化瘀、除痹之功效。“痞”证实则亦是气机之郁结,只是证有标本虚实之不同而已。

此外,对于“五味”的气化作用而言,辛苦并用实则相当于“淡”味,“淡”味乃土气不及之味,为升降迅利之气化状态,二者的区别在于,辛苦并用乃是调升降以复“中气”(枢转),而“淡”味则是调“中气”复升降。因此,在临床中某些情况下可以互相配合或替代应用。

2.3 其他几种合化的情况 “五味合化”不仅限于以上常用的几种,还有苦咸、苦甘、辛咸等,两两相配“五味合化”共有10种相互配合的情况,但是由于临证运用不如以上几种常见,抑或其功用特征不明显,而未被单独论述。本文将依据“五味”的气化实质进行探讨。

第一,苦甘坚阴。相比于酸甘化阴,笔者认为作用更强的当是苦甘合化,酸甘合用乃是收降耗散之气,“酸以收之,甘以缓之”,气收则阴生,而苦甘则能清降妄动之相火,苦以坚之,甘以缓之,使妄动之火得以闭藏,气藏则阴生。二者之区别在于,一为使气收降,一为使气坚藏,存在收、藏程度的不同。如封髓丹方药组成为黄柏、砂仁、炙甘草,方中以味“苦”之黄柏合味“甘”之甘草,苦甘合化正对治于

虚火上冲之证。《医理真传》论述:“其中更有至妙者,黄柏之苦,合甘草之甘,苦甘能化阴”^[9]。

第二,辛咸除痹。辛味其气升散宣通,咸味能软,对于瘀滞之较重者,“咸以软之”能使局部瘀滞不通之气血得以软化,同时配以辛散通行之力,二者相合则能宣通破除气血之癥瘕瘀痹。其与“辛苦合化”所除之“痹”的区别在于,辛苦乃是以辛之散与苦之泄相合,使瘀滞之气血得以活动而进一步去除,其症相对较轻,而辛咸则瘀滞相对较重。

此外,辛咸可与酸咸进行对比,辛咸可以宣通除痹,而酸能收之,咸能软之,酸咸合化的作用在于对治气机过度冲散逆乱而致的郁闭不通之证。以酸平复气机之冲散,气机复常则可以正常流通而不致逆乱,同时以咸化除既成之气血阻滞,则郁闭可通。二者的区别在于,同为郁而不通,但辛咸之证在于不及,酸咸之证则为太过。

第三,苦咸消积。苦味能下,能泄,使气下行,咸味能软,二者相合则能通泄积滞。如调胃承气汤方用大黄、芒硝相配,大黄味苦而下泄,芒硝味咸而软坚,二者相合则能通泄胃肠之积滞。辛咸与苦咸的合化作用俱能去除瘀滞,其区别在于,辛咸乃是“辛以散之”,是故宣散通行之力量较强,可以用于痹证等,苦咸则下泄之力相对较强,因此多用于阳明腑实证或下焦瘀血证。可以概括为,辛咸为“通”而苦咸为“泄”。二者亦可根据具体病机而辨证配合使用,如对于寒积之证,即可辛苦咸三者相配,以达到散寒软坚泄下的作用。

第四,酸苦降冲,除烦。酸味其气收敛,苦味能下,能坚,二者相合则收敛气机之冲散,同时清降妄动之相火,使气机得以闭藏而不妄动,如乌梅丸即是以味酸之乌梅,合味苦之黄连、黄柏,以治疗厥阴病气机调动过度而化热之证。

第五,辛酸合化。辛味其气升散,酸味其气收敛,二者之气化相反,且一偏于动,一偏于静,由于酸偏于气之“收”而不是气之“下”,因此若要加强气机之枢转流通,一般会以辛苦相配,而不是辛酸相配。辛酸合化,则用于气机周流阻滞,而又兼有人体本气不固而偏散的情况,气血不通需“辛”以散之通之,本气偏散则需“酸”以收之,如此则能辛散而不过度,宣通而不伤正。如桂枝汤,以味辛之桂枝配以味苦酸之芍药,对治中风之营卫瘀滞之证。中风则营卫不和而阻滞,需以桂枝之辛温通散,而由于风性开泄,是故配以味酸之芍药,如此则通散而不过度,以达到“遍身皦皦微似有汗”的状态。此外,亦可用于

重证之阳气衰微而本气欲散的情况,此部分的具体机理与方剂暂略。

2.4 “四味”常合“甘”用的机理 对“五味”的气化作用进行分析可知,五味之性,辛则升,重辛则散;酸则收,重酸则溃;苦则下,重苦则泻;咸则坚,重咸则凝;甘则缓,重缓则壅。是以,“五味”至极,皆害生之用,可行杀伐之实,而不能尽生化之用也^[1]。“五味”之治病,在于以其性克于其所胜,即所谓以偏治偏,此正类似于五行之相克。克者,制也,制则生化。然而,其相克相制之理,在于制之以归于“中和”之用,绝非是置其某脏于死地,否则人将不亡于病而亡于药。制其气之“偏”归于气之“和”,则邪即归正,《孟子》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销”。正邪本自同根,邪归乎正,则人体即恢复正常。

因此,“五味”运用的目的,并非是以其性之至极而行使杀伐之能,乃是以其相克之性纠偏而致于“中和”的状态。是故“四味”多兼“甘”以起用。然而,临证中亦有用其“五味”之极,而行使杀伐之作用的情况,此则类于《灵枢·九针十二原》所谓“菟陈则除之”也。

其实“五味合化”并不仅局限于二者之间的相配,两味相配乃是最基础的一种合化形式,用以彰显“五味”作用的气化机理。方剂的形成乃是根据主证病机而进行的“五味”之间相互配合,《素问·藏气法时论》对于五脏病的组合运用以及《素问·至真要大论》对于“六气胜复”之病的配伍应用,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极佳的范例,“五味合化”其方乃成。

“五味合化”作用机理——调节人体气化之偏

“五味合化”组成方剂,乃是为了治疗人体的疾病,使人体恢复正常状态。而在中医气本体的认识下,天人合一,本于一气,天、地以及人体的正常状态,可谓为一气“中和”之象,即如《素问·六微旨大论》所谓“至而至者和”的状态。从一气运行的观念来看,无论由于内部因素(内邪)抑或外部因素(外邪)的影响,一旦导致人体气机运行的正常“中和”状态发生偏失,人体即进入疾病的状态。在“中和”的常病观认识下,“致病”与“治病”,实即是对于人体一气运行的“中和”之态进行调节的过程。

在治病的过程中,中医所用药物的本义即在于借药物之“五味”以调整人体气机之偏颇,《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以所利而行,调其气使平也”。唐

容川在其《本草问答》中亦着重提到:“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所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10]。因而中药最重要的作用便在于药性,药性的具体展现则在于“五味”,“五味”的具体配伍应用,即为“五味合化”。以“五味合化”的气化之偏性调整人体的病理性气化之偏,使人体恢复气化平衡“中和”的状态,即是“五味合化”的作用机理。而“成药-成方-治病”是“五味合化”的具体应用模式。

从“五味合化”理论应用的角度来看,运用方剂的“五味合化”之偏调整人体气化之偏,可看作是自广义“五味”的合化以成药、药性“五味”的合化以成方之后,方效“五味”之偏与人体气化之偏的第3次合化过程。由此可知,“成药-成方-治病”3次合化而后归于“中和”,应当是“五味合化”的应用原理。

小结

“五味”乃是药物功效的基础,在中医学气本体论的认识下,“五味”之功用乃是不同气化状态的呈现,而中医治病本是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的过程,基于中医组方原理对“五味”进行精确的配伍应用方能产生治病救人的济世良方,运用中医理论-形成中医法度-指导中医临床,乃是取得相应疗效的关键。因此,惟有立于中医学固有之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对其原理进行溯本求源式的探讨,对其实质内涵作出客观真实的解读,方能真正裨益于临床——“五味合化”其方乃成。

参考文献

- [1] 孙志其,鲁明源.基于气本体论的五味性用阐述.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12):5296-5298
- [2] 钟赣生.中药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
- [3] 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 [4] 清·邹澍.本经疏证.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
- [5] 麻瑞亭.黄元御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50
- [6] 周鸿云,赵琼,和媛媛,等.“五味合化”理论的现代研究思路探析.中医杂志,2018,59(21):1888-1890
- [7]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 [8] 清·吴塘.温病条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9] 清·郑寿全.医理真传.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
- [10] 清·唐容川.本草问答.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28日)